

344399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苏共领导同我們 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337

24
643j9

人民出版社

蘇共領導同我們 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張1 $\frac{3}{4}$ ·字數31,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成都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3001·755 定價(四)0.14元

声 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介。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二年九月六日

目 录

声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领导同我們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
 译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43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
 会談上的声明……………47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結的五項建議……………51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苏共领导同我們 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經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經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現在，莫斯科、華盛頓、新德里、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談怪論。苏共领导公然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公然撕毀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違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經系統地、全面地論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

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問題。

我們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这篇文章中，曾經概括地論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們对于有关这个問題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識地作了保留，給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說明真相，弄清是非。現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問題上，扯了許多謊話，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詳細地說明这个問題。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訴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階級政客所慣用的歪曲事实、顛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責任，轉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說过，“政治上采取誠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态度，是軟弱的表現。”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誠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墮落了的人才靠說謊过活。

事实是最雄辯的。事实是最好的見證人。还是讓我們來

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語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現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說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灑天大謊。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說，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統化的过程。人們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的認識，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們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許多观点，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謂“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問題，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則錯誤。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

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錯誤是應該批判的。但是，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偉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偉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認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魯曉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謊言，使用了惡毒的煽动性的語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維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偉大成就的功績，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偉大胜利的功績，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績。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魯曉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問題上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

世界情况已經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謂“和平过渡”的論点。他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現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議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錯誤論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說，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魯曉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經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說。

赫魯曉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說，“在美国主張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問題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們还繼續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說，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經破产，他們中間“出現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說，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壟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魯曉夫宣布，“我們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錯誤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問題”的路綫。

赫魯曉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綫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

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了。

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斯大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過渡”的問題，絕不是蘇共一個黨的內部事務問題，而是同各國兄弟黨共同有關的重大問題。蘇共領導事先毫不徵求兄弟黨的意見，就武斷地作出結論，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並且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作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政，顛覆他們的領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政策。

後來事實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蘇共領導人背離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是從上述這些錯誤發展起來的。

對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一向就有原則性的不同意見，這是蘇共領導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卻硬說中國共產黨過去是完全支持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硬說我們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評價“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說我們的立場是“搖擺不定”的，是“虛偽”的。

蘇共領導想要一手遮天，這是辦不到的。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事實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曾經多次在內部會談中，嚴肅地批評了蘇共領導的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同志先後同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同志，同蘇聯駐中國大使的談話，都對

斯大林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毛澤東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過”，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價”。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同志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的時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的時候又指出：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

劉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蘇共領導人的談話，周恩來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當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蘇共代表團的談話，周恩來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蘇共領導人的談話，都一再談到我們對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批評了蘇共領導人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是：對斯大林“完全沒有全面的分析”；蘇共領導人“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黨商量”。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同蘇共同志的內部談話中，也提出過我們的不同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還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書面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观点。

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同蘇共同志的多次內部談

話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領導怎么可以睜着眼睛說瞎話，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澤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講話，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經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都从来沒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沒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沒有同意过通过“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們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两篇文章，在駁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謠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論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繼續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偉大的革命領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們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

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为了团結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們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进行公开的批評。当时，我們怀着滿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錯誤。因此，我們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場合給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闡明了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場。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論述了中国革命的經驗，說明了所謂“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詳細論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并且說明了我們党一貫的正确作風，这就在实际上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錯誤。

我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結的态度嗎？

怎么能够說，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貫的、正确的立場，是什么“搖摆不定”的、“虛伪”的，是

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轉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騙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虛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結果”、“偉大的結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記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結果”或是“偉大的結果”，而是敗坏了苏联的声誉，敗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敗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給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漲，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人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鬻張万分。他们打着所謂“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瘋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

趋势”“創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这条路綫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綫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絕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謂第四国际在他們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說：“当克里姆林宮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們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墮落的不屈不撓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濫起来。在許多国家的共产党內，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間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經犯了严重錯誤。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錯誤。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經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錯誤，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給許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損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張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們坚决主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